

老村

董家舍村

续老村纪事之七

赵善坚

从上公路行至溪溪桥折转向东，沿铺就的水泥路在宽阔的圩堤前行，左边是青青秧苗立于明净的水田之中，白鹭点点飞翔，右边是青青芦苇簇拥在河堤之下，茂密的芦叶在夏日的阳光下闪着翠绿的光芒。“当轩知椹茂，向水觉芦香。”这才想起昨天刚过了端午节。

车行约两里，在一座高大的钢筋混凝土大桥前停下，友人指着这座新建不久的大桥说，这就是董家舍大桥，桥畔是董家舍村。接着又指着立在桥边的一块高大石碑说，这就是当年《重修董家舍桥碑记》的石碑。

高约两米的石碑，经多年的日月风霜的洗刷已泛成近乎白色，犹如白发苍苍的老人静静地守在大桥的西端，十分淡定地看着世间的云舒云卷，只是世人已难以读透他深藏于心的岁月，因为刻在碑面上的字大多已被岁月吻平，只有小篆体的碑题清晰可见，还有是碑记落款处“乾隆四十八年”的字样依稀可辨。

在董海方老人爽直的谈话中，拉开了往日的序幕，村庄昨日的容颜在我们面前如画卷般地渐渐展开。此地原为长荡湖一隅，水退而地出，围圩即成田，据说此地内曾有九支莲蓬，所以称为九莲圩。以前圩内围田约有千亩，现在与其他圩相连，面积已达万亩。

与九莲圩相对的是别桥的皇圩，也是万亩大圩，但两圩之间隔着一条历史更为悠久的丹金溧漕河。其实董家舍村不仅有此河贴村而过，贯穿南北，村前还有古溧大河，在此成“丁”字形与丹金溧漕河相接。董家舍村仿佛就在两河形成的坐标原点上。

董家舍村不大，现在也不过百十户人家，主要有董、姚两大家族。姚氏家族居住在村中间，董氏则大多分居在村前、村后两处。

董氏家族是从旧县村徙徙而来。据董海方说，他们的先人当年挑着一付箩筐来到此，以草建舍，开荒种地，并育有三子。至今村中董氏可分为一、二、三房，分别是这三个儿子的后裔。因为董氏根系在旧县，所以董家吃公堂酒都要回到旧县村去。只因路途不便，后在村中建立起董氏小公堂“思意堂”。虽然只有四间，但逢年过节也足以祭奠先祖。姚氏则是从不远的古溧村搬迁而来。至于为何来此，有一说法比较可信。那就是这方土地原先是姚家墓地，且墓地四周植满桑树，后因董氏家族在此立棚为舍，长久居住，于是也派家族来此看守墓地、耕种田地。

在这块土地上最不缺的就是水。水多为患，解放前几乎每年都要发大水。由于地势低洼，积水难排，村民在圩田里只能种植水稻。年份差时，田里难有收获；风调雨顺之年，村民们即使在收割稻子之时，也比其他地方更辛苦一筹。因为田里都是水，收稻时双脚深陷在淤泥中，只能摸着手把割下的稻子放在“骨拖”（一种类似于秧凳的农具，下面四支脚两两相对，装上两头向

上翘的滑板，这样既可以在烂泥田中拖行又不会陷落）。割完九把稻谷后，就在骨拖上扎成一捆，然后再在用三根刚竹支成的三走架上晾晒。每支三走架也只能晾三捆稻捆，于是在秋收的水稻田里，到处都支满了这样的三走架。好在董家舍村人少田多，虽然是广种薄收，但“三年得一熟，锅巴好盖屋。”

圩区的特点就是出门见河，桥在圩区尤为重要。董家舍桥最初始建于康熙年间，据姚达生老人说，此桥是当年兴建湖边的长桥时，多下的材料建成的，俗称为“多下桥”。由于河宽桥窄，两岸的桥墩只能尽量向河中心延伸。两桥墩之间用长木架成桥面，远而观之，犹如一根扁担前后担起两只大箩筐，所以村民们形象地称这样的桥为“货郎担桥”。也许桥墩过于伸向河中，阻碍了下泻的洪水而终于被冲毁，于是才有了乾隆四十八年重新董家舍桥并有了修建此桥的碑记。

桥不仅可以被洪水冲毁，更可以被人为损毁。董家舍桥就是毁于太平天国时期。也许是当地的村民为了阻挡太平军进村的脚步，所以才忍痛拆毁此桥吧。之后的很长岁月里，没能再恢复此桥，村民们出入就只能靠渡船。村民们还记得长年累月为村民摆渡的艄公叫彭木金，又叫他“细眼睛”。来自苏北的他，独自一人在渡船上度过了他的青春年华，直到长须飘飘依然稳立船头，渡船成了他一生的陪伴和终生的职业。渡船成了村民出行的第二双脚，即使长年累月要去对面的皇圩耕种（对面皇圩村里还有百来亩土地），也全凭这一叶渡船送往迎来。

渡船的历史直到1968年才结束。县里下拨了专款建造了新的董家舍桥。村民们介绍说，从1968年建桥到现在，共建过5次桥，从当初竖有许多直立桥桩的平板桥，到后来改建成拱桥。由于此河航运繁忙，大桥多次被行船撞损，直到2000年改造芜太运河时，政府投入了几百万元修建了用钢筋混凝土制作的桁架梁桥，桥面跨度约60米，越过此桥可以直达别桥镇。

董家舍在陆路交通日益发达的今天，渐渐被边缘化了，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水路交通为主的岁月，董家舍是很重要的客运码头，从城里到别桥、后周，到金坛、丹阳往返的轮船，都在此码头停靠，而古溧一带方圆几公里的百姓进城办事或是走亲访友，都在此码头上下，此村也当然成为周围百姓来去的集散地。

秋去春来、寒暑更替，多少年以来，董家舍村与其他村庄一样，似乎没什么特别之处，但村民们感到自豪的是在1985年村里出了溧阳的中考状元姚青松，他以571分拔得中考头筹，同时也是常州市的第二名。之后的他又顺利地考进了华中理工大学，现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公司。在2008年度北京市举办的“善行天下——12·3首都慈善公益日晚会”上，他还作为首都十大慈善大使之一登台受奖。

“闪小说”专辑(二)

平安家书

蔡中锋

老林是我们工厂最老的一名工人，今年已经七十岁了。

老林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无论工作有多忙，每天中午，他都要抽空去寄一封信。

有一次，老林得了重病，我陪他去医院。

输上液体之后，老林从怀里掏出几封写好了地址的信封交给我：“小王，我这几天可能起不了床，麻烦你去邮局将这些信寄出去，一天一封。”

我看了看这些信封，都是写给同一地址同一人的，

我问她：“这都是写给您爱人的信？”

老林说：“是的。”

我看里面都没有信纸，不解地问：“里面怎么没有信啊？”

老林说：“不用写信，我老婆不识字。”

我更疑惑：“您为什么要天天给一个不识字的人寄一个空信封呢？”

老林说：“她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我天天给她写信，是为了让邮局的投递员去家里看一下她是不是平安。”

你猜我看到什么

王平中

我同老公吵架后，一气之下从楼顶跳下去。

我瞧见——

七楼：男人将女人骑在胯下，左手按住女人，握成拳头的右手像雨点般落在女人身上……女人在男人身下号啕……

六楼：女人指着男人臭骂……男人蹲在地上抱头不语……

五楼：女人将麻将摔了一地……男人将水瓶叭地

摔在地上……四楼：男主人破门而入，床上一对男女在瑟瑟发抖……

三楼：女人将扫帚打在跪在地上的小孩身上，小孩护着背哇哇哭……

二楼：……

唉，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我只同老公吵了一下嘴，有啥想不开呢？可我还任在下坠……

别怕，我是只壁虎！

愿望之神

南湖三少

我擦了擦发黑的神灯，一阵白烟冒出，愿望之神出现在我眼前。

“你可以要一个愿望。”

“是要美女还是要金钱呢？”我心花怒放，打不定主意。

愿望之神静静等在身旁，朝我微笑。

“神灯真的有求必应？”

我有些疑问。

“请放心，神灯无所不能！”

“哦，这样啊，那我就无所不能的神力。”

一阵白烟冒出。我的愿望实现了。

我变成了另一盏发黑的神灯。

傻丫

叶雨

炸坏屁股不要紧，炸坏命根子可不得了。俺家是三代单传呐。

为保护团部电台而负伤的我，尽管手术医生反复说预后良好，心里却窝着一团乱麻。

——万恶的鬼子，万恶的炮弹，炸坏哪里不好啊！

恨鬼子，也烦小王护士。她总吱吱喳喳调笑我：空前绝后，嘻嘻……这也开得起玩笑？傻丫！

可我又对她恨不起来。一个姑娘家日夜为咱老爷们擦屎端尿忙得陀螺似的，咱得感激人家不是？可那句玩笑却刺得我我心里生疼。

或许小王察觉了我的反感，或许小王对自己护理效果感到自豪。那天换完药，她忽然神秘地说：万事大吉，万事大吉哟……我不解，怔怔地看她。

她扭捏地红着脸笑：命根子完好如初嘛。

真的？我呼地坐起。真的！她郑重点头。不知哪来的邪劲儿，我忘情抱着小王鸡啄米似的亲了几口。

小王惊惶地像头小鹿，脸红得像秋天成熟的苹果，急急挣脱。

以后，她的乍呼劲儿没了，一见我脸就红得发亮。直到送我出院也没跟我多说一句。

归队向政委报到，政委眯眼看我半天。然后咱的把一张纸摔在桌上：看看！

——是小王写给团领导的信：……一定要严重出发（处罚）王干事。不言（然）就命令他取（娶）我。

我臊得无处躲藏。

政委绷着脸问：说！咋办？！

一匹瘸腿的母狼

程思良

因叛徒出卖，下山刺探敌情的我，被一个日寇小分队盯上了。

密集的子弹从我的身边“嗖嗖”飞过。借着密林的掩护，我且战且退。再退大约百米，便是号称鬼见愁的百丈崖！

黄昏时分，我已退到百丈崖边的一块巨石旁。当我扔掉射完最后一颗子弹的驳壳枪时，七个日寇马上停止射击，狂嚎着向我扑来。我清楚，这次，我要在百丈崖壮烈了！

这时，一声凄厉的狼嗥骤然响起，跟着是一片汹涌如潮的狼嗥声轰然呼应。瞬间，已从树林里露出几十匹野狼……

那个黄昏，七个日寇成了狼群的美餐，而我却活了下来。我清楚地看到，狼群中有一匹瘸腿的母狼。

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猎人的时候，有一回，我在山上下老虎夹，夹住了一匹腹部高腆的母狼。当我的目光与它对视时，我看见它绝望的眼里溢满泪水，哀哀地呜咽着，那种凄然，让人心碎……

田七

杨希珍

田七的老婆肚子疼，田七东挪西借了五百元钱领着老婆去看病。

检查结果出来了，是胃肠瘤。

“咋治？”田七问大夫。

“摘除！”大夫毫不留情地说。

“开刀？那得多少钱！”田七瞪大眼睛问。

“先交两万押金……”

“不治了，不治了！”田七老婆拔腿就走。

田七边说边说：“也好，咱们回去自己治……”

警车停在田七的家门口

时，田七正一手拉着五岁的儿子，一手提着一篮子烧纸，准备去上坟。

“你是田七？”

“是。”

“上车吧！”

“俺付不起车费！”田七不识字，也不认识警察亮出的拘捕证。

“山路颠簸，你要想顺路捎俺一程，俺还坐不惯呢。”他边说边拉着儿子想绕过警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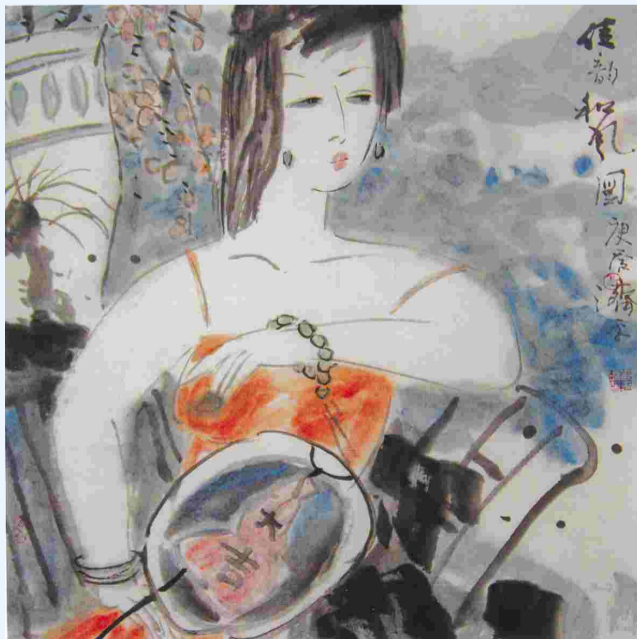
“站住！”一只大手抓住了田七的肩膀，“你涉嫌杀人，哪里走！”

田七一惊：“谁说俺杀人？”

田七在监狱里呆了七八年也没想明白：俺给自己的老婆治病，怎么能判俺个杀人罪呢？

原来田七付不起手术费，他又不忍心看着老婆疼得死去活来，所以，他竟凭着自己割猪、骡马的手艺，大胆地给老婆

剖开肚子取瘤子……



佳韵和凤图

史济平作

以上作品由“闪小说”发起人之一、我市作家程思良提供